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八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四裔考 北夷

北夷

韃靼即契丹

自嬌州西奚迤東故皆東夷地迤西則韃靼也北故種落不一歷代名稱各異夏曰獯鬻周曰玁狁秦漢皆曰匈奴唐曰突厥宋曰契丹自漢以來匈奴頗盛後稍弱而烏桓興漢末鮮卑滅烏桓盡有其地晉劉淵父子始表中國後魏時蠕蠕獨彊與魏為敵蠕蠕滅而突厥起盡有西北地唐貞觀中李靖滅之五代及宋契丹復盛別

部小者曰蒙古曰泰赤烏曰塔塔兒曰克列各據分地
既而蒙古兼并有之遂入中國代宋稱號曰元 皇明
洪武戊申克元都元主走應昌是時東北諸胡多從之
北遁遺孽王保保賀宗哲間出擾西北境 庚戌徐達
李文忠等襲破應昌執元嫡孫買的里八剌以歸詔免
獻俘封崇禮侯太子愛獻識理達臘北走虜庭爲之一
空是冬賜元主謚順帝愛獻識理達臘稱帝于虜中平
章僧家奴寇雲州 辛亥夏六月納哈出寇遼東納哈
出元木華黎裔孫也是冬華雲龍擒僧家奴獨王保保
遁去 壬子三月李文忠敗王保保于土刺河又遁去
四月又敗之於阿魯渾河十一月納哈出寇遼東 甲

寅秋九月送元崇禮侯北歸 丙辰秋傅友德擒元逋
臣伯顏帖木兒元故將脫火赤及知院愛足屯衆和林
爲邊患庚申春沐英擒脫火赤獲其全部以歸是年愛
猷識理達臘卒謚昭宗次子脫古思帖木兒嗣遣平章
乃兒不花等寇邊 辛酉春達等出塞襲之大捷時元
遺孽絕滌盡惟納哈出未獲先是 太祖既獲納哈出
待之甚厚納哈出居常不樂 上令降萬戶黃疇察其
去就納哈出求歸遂遣之納哈出既歸遂潛據金山出
沒遼東殺掠吏民 丁卯宋國公馮勝及郭英張龍王
弼等討納哈出納哈出窮迫遂及其學士也先帖木兒
國公觀童并部下二十萬人降 戊辰春納哈出至京

封海西侯食祿二千石 賜其官屬衣冠有差仍授指
揮千百戶食祿不任事散其衆居雲南兩廣福建諸處
未幾納哈出隨傳將軍征雲南至武昌卒 賜葬南京
封其子察罕潘陽侯坐黨廢夏四月藍玉等征虜殺其
將蠻子本尉追至捕魚兒海擒其將咬咬司徒曩家太
尉爽古達兒卜不達刺及次子地保奴后妃等四萬餘
人都督俞通淵何福以兵趨曲律運河招降平章阿晚
木等元主益王脫古思帖木兒領十餘騎逃走也先速
迭兒之地被弒部落潰散地保奴有怨言遣使致之琉
球自是元王之裔削矣大臣立坤帖木兒爲可汗後稱
小王子者其裔也時元主士而爲其知院捏怯來國公

者撒丞相失烈門等所據已而願內附 上遣使授印
與武官 已巳元兀納失里大王居和林西是冬遣使
來降太子八郎鎮撫渾都帖木兒奉 勅往諭不報
庚午元丞相咬住太尉乃兒不花知院阿魯帖木兒伏
塞下是春 上命 成祖統穎國公傅友德等出迤都
山擒乃兒不花而還遼王阿札失里屯朶顏山寇邊辛
未 成祖復督傅友德郭英出塞捕之俘五百餘人七
月還至金鞍山經磨鎌子海打蘭尖山襲虜酋札都過
黑松林熊皮山又破達達兀刺罕皆大獲都督劉貞宋
晟征哈梅里兀納失里遁去遂攻破其城斬首千餘人
是時北虜君弱臣強壬申 成祖巡邊捕虜秋九月都

督周興討也速迭兒大破之于徹徹兒山千戶鄭亨出塞幹難河宣國恩以撫殘衆虜亦斂去荒遠不窺邊十餘年 丙子 成祖出大寧塞周世子有燉出北平塞捕虜 戊寅勅近塞諸王防虜建文三年坤帖木兒死鬼力赤為可汗 永樂癸未遣指揮朵兒恍惚等奉勅以織金文綺四端往諭鬼力赤并 勅太師石丞相馬兒哈咱太傅左丞相也孫台太保樞密知院阿魯台等以遣使往來意各 賜文綺二未幾虜入遼東塞掠懿路十月寇永平是時鬼力赤非元種其臣不肯下已而鬼力赤與阿魯台以兵擊互刺馬哈木兒力赤等不勝時馬哈木阿魯台皆遣人入貢閏十一月虜寇灰溝

村黃甫川 乙酉春正月阿魯台部落掃胡兒來歸且告鬼力赤聞兀良哈密內附遂相猜防數遣人伺塞下令謹備之朝廷遣鎮守甘涼都督宋晟往招其酋長把都帖木兒等夏四月把都帖木兒及倫都兒灰率衆款塞秋七月命把都帖木兒為右軍都督僉事 賜姓名吳克誠倫都兒灰為後軍都督僉事 賜姓名柴秉誠部下保任為陝西行都司都指揮 賜姓名楊效誠餘皆指揮千百戶鎮撫等官居之涼州 丙戌頭目滿東兒灰等來歸命滿東兒灰為都指揮 賜姓名柴志誠阿兒刺台為都指揮僉事 賜姓名柴汝誠餘指揮千百戶等居之涼州莊浪寧夏三衛夏四月書諭鬼力

赤不報蓋虜貴種類不服鬼力赤至是阿魯台執而殺之遂迎立蒙古三族本雅失里以阿魯台為太師始與中國不通又瓦剌三酋馬哈木等與阿魯台勢不相壹遂各相讐擊 戊子馬哈木等來歸 詔以為順寧王太平賢義王把禿孛羅為安樂王三月遣鴻臚寺丞劉帖木兒不花等以織金文綺衣二襲綵幣四端持書往諭本雅失里不報本雅失里承鬼力赤之亂其下叛服不常是冬鞞官吳允誠之子吳荅蘭柴秉誠之子柴別力哥願出塞自效從之 己丑春三月 駕北巡夏四月遣都指揮金塔卜及給事中郭驥等以綵幣六表裡持書往諭本雅失里并賜阿魯台馬兒哈咱脫火赤哈

失帖木兒等綵幣驥至虜殺之 成祖大怒謂廷臣曰此虜負朕恩罪不可貸六月命淇國公丘福武成侯王聰同安侯火真靖安侯王忠安平侯李遠帥師北征上諭之曰毋失機毋輕犯虜毋為虜所給諸將拜 命遂行先是本雅失里營驢胸河虜挑戰輒佯敗福遂乘勝渡河深入虜又授意尚書一人詐奔降言本雅失里聞大兵至皇怖思北走福用被獲者為嚮道直抵虜營遠等力阻不聽繞數里虜伏四起遠聰皆戰死福被執全軍遂沒事聞 上震怒決意親征遣書諭 皇太子南京監國先期 詔陝西山東山西湖廣等處衛各給鈔行糧赴征命將督之以從 庚寅春二月丁未 駕

發五月朔入臚胸河遣哨馬略蒼山峽遇胡騎得箭一矢
馬四疋而還明日指揮欵台略玉華峰擒一虜譯之始
知虜在兀古兒札河大兵遂渡飲馬河明日以清遠侯
駐兵河上留金幼孜營中 上以輕騎擊虜人齎二十
日糧以尚書方賓胡廣隨又明日臨幹難河即元太祖始興之地
本雅失里擁衆來戰 上麾先鋒擊敗之本雅失里遁
去二十六日班師六月朔次凝翠岡明日至飛雲壑阿
魯台列陣以待上督精騎摧敗之阿魯台急率其妻子
遁去次廣漠遣兵搜虜于山谷間復大破之遂自廣漠
渡河殘虜尚出沒尾我 上命伏兵河曲佯以數人載
輜重在後誘之虜酋見爭馳我伏起虜倉惶走遂俘數

人餘多走死虜由此遂絕七月二十至開平營于幹耳
朶華言宮殿也元宮殿故址猶存過龍門有西山峙立
中有水最險遂即其山 賜名擒胡勒銘是月十七日
駕還京辛卯冬阿魯台款塞且請以女直吐番入其
部落黃淮曰北虜狼子野心使各為心則易制若併為
一則難圖矣 上遂拒之 癸巳 駕又北巡冬十月

阿魯台降封和寧主母妻皆夫人瓦刺馬哈木等怨之
遂失朝貢 甲午春 上親征馬哈木等仍以金幼孜
胡廣楊榮扈從以安遠侯柳升領大營武安侯鄭亨領
中軍寧陽侯陳懋豐城侯李彬領左右哨成山侯玉通
都督譚清領左右掖都督劉江朱榮為前鋒三月庚辰

駕發 皇太孫隨六月三日進三峽口遇虜數百人擊走之七日駐意蘭忽失温時答里巴及馬哈木太平把禿孛羅掃境來戰上躬擐甲胄自督銳卒先陣一衝諸將繼之神機砲四發虜驚潰棄馬亟奔入山大兵東西夾攻之虜且戰且走至暮大破之人馬殺傷無筭虜號哭遁去追至上刺河而還明日 賜其地曰殺胡鎮遂班師八月朔 駕還京 乙未冬馬哈木遣使貢馬且伏罪時使者洩言馬哈木以阿魯台內附將為己害欲移兵幹難河俟冬襲阿魯台 上曰斯言雖未信然吾須有備十二月 剌鎮守寧夏寧陽侯陳懋及大同關平遼東等處守臣防邊丁酉馬哈木死子脫歡嗣順寧王

辛丑春三月阿魯台圍興和守禦都指揮王祥戰沒先是阿魯台為瓦剌攻敗窮蹙南竄保息塞外故降上曰虜性黠詐遂 賜之封俾仍居塞阿魯台亦感恩數遣使貢馬遣子入朝久之生聚牧畜番富又克悖桀鰲遂劫掠朝使出沒塞下為寇 上怒下令親征 壬寅春三月 駕發七月兵次于殺胡原阿魯台震怖盡棄馬駝牛羊輜重于濶灤海子側率家屬北遁 上命焚其輜重收其孳牧而還時兀良哈為孽比班師遂分步騎為五道疾趨屈列兒河兀良哈懼率眾南走 上麾兵追之斬首數百級直覆其巢穴斬虜酋數十人獲人畜十餘萬而還九月 駕還京十二月阿魯台弒其

王本雅失里而自立本雅失里妻率其屬來朝遂居內地
癸卯阿魯台犯邊 上命寧陽侯陳懋等為先鋒
七月 駕次宣府九月朔抵沙城知院阿 帖木兒古
納台等率妻子降且言阿魯台狀 上授 帖木兒等俱正
千戶十月 駕次上莊堡先降陳懋規虜在飲馬河進
至宿菟山口會韃靼王子也先土干率妻子部落內附
上喜封忠順王 賜姓名金忠其甥把罕台為都督
部下察卜等七人皆都指揮餘正千戶金忠屢奏阿魯
台不順天命弑主殘民請討之願為先鋒自效 上曰
卿意甚善但師出有名耳 甲辰春正月阿魯台寇大
同開平 上遂親征以英國公張輔安遠侯柳升等從

征遂狀阿里台罪以示兵端 己酉 駕發庚午次隰
寧偵虜指揮把里禿言虜往峇蘭納木兒遁去 上謂
張輔等曰古王者制夷狄之道驅之而已不窮追也遂
班師七月辛卯駕崩榆木川 洪熙改元賜本雅失里
妻及其外母米月各五石七月瓦剌部脫脫來歸已而
馬哈木攻敗阿魯台衆推元裔脫脫不花為可汗居迤
北哈喇噴等部皆應之馬哈木與其子脫歡孫也先居
于瓦剌 宣德元年正月 勅瓦剌王子捏烈忽嗣父
賢義王脫歡入貢亦令嗣父王 二年和寧王阿魯台
瓦剌順寧王脫歡亦力把力王歪思各遣人入貢 三
年四月脫歡歪思各遣人朝貢 賜金綺加賜歪思弓

刀甲胄四年六月虜寇赤城七月寇宣府十月寇鵬鶚
五年虜諸酋相構往來攻塞下 六年二月勅大同

總兵武安侯鄭亨云聞阿魯台與瓦剌脫歡戰阿魯台
敗北部落離散假息近邊即欲來降宜嚴為警備仍遣

勅諭阿魯台 七年九月阿魯台殺敗兀良哈遂住
牧遼東塞明年二月阿魯台自遼東遣人入貢 上勅

總兵巫凱云往年虜使自大同宣府入今乃迂路從遼
東謹防之七月虜入大同塞九月阿魯台部落寇涼州

九年正月寧夏總兵史昭奏黠韃韃韃也先帖木兒等款
塞 上曰譎虜未可輒信慎防之四月阿魯台敗于瓦

剌八月脫歡殺阿魯台遂遣人以故元玉璽獻九月阿
魯台子阿卜只俺來歸授中府左都督是年虜朵兒只

伯寇涼州寧夏十二月虜入開平塞千戶楊洪擊走之
完者帖木兒寇甘肅千戶王敬出禦遂擒以歸 正統

元年虜寇鎮番及丹山又入大同塞是年脫歡與朵兒
只伯讐殺相併成國公朱勇言兩虜和合勢益強盛宜

勅沿邊為備已而脫歡潛通兀良哈女直伺塞下
二年脫脫不花遣人貢馬時朵兒只伯數掠甘涼兵部

尚書王驥以兵出塞搗其巢敗走之 八年也先阿魯
骨遣人貢馬是時也先強脫脫不花弱也先以妹妻脫

脫不花數年間挾脫脫不花並入朝得 賜金幣無筭
使人館京師逾春乃遣以故也先氣益驕劫我通事出

好語告以中國虛實也先遂與通事言吾有子請婚
南朝公主已而通事謾曰爲若奏皇帝許之也先大喜
誇諸酋曰吾且進聘禮 已巳春也先遣使二千餘人
聲言三千來貢馬且曰聘禮也朝廷不知答 詔不及
和親事又中官王振裁其馬價也先慚怒遂謀大舉七
月入掠大同宣府諸塞城堡多陷沒 朝廷遣駙馬都
尉井源等四將軍出禦皆陷時王振用事遂挾 駕親
征是月十七日 駕度居庸次宣府謀報日甚人情不
保且乏餉士卒多餓死八月 駕至狼山朱勇戰沒于
鷄兒嶺十四日 駕次土木四面皆虜十五日我戰失
利已而衆潰虜遂奉 駕北行 景泰元年正月虜入

大同塞三月虜入偏頭關萬全等處大掠蔚州朔州五
月虜入河曲遂圍代州尋請和送 上皇還秋八月
上皇至自北虜十一月虜入寧夏塞 二年也先遣人
貢馬遂劫窘普化欲自立爲可汗時尚書于謙武清侯
石亨言普化也先讐殺乞統兵出宣府大同討虜復讐
不聽未幾虜遣使皮馬兒黑麻等來朝貢且邀我使往
報 三年正月遣書答瓦剌可汗時也先攻敗可汗普
化普化率十餘騎奔瓦良哈依沙不丹也先擊破之收
其妻妾太子人畜來獻捷遂貢良馬二匹 詔宴其使
賜鈔幣十月也先遣太尉察占平章哈只阿力等來
朝貢馬且請命使往來 上曰正統中緣使臣往來構

隙遂 勅邊鎮練兵防虜十一月宴察占等于禮部使
臣馬賁者聽十二月少傅王直請答使瓦刺下兵部議
尚書于謙言臣職兵戎知戰而已若賊渝盟敢為悖逆
當肅將天威往正其罪遣使事不敢與議制曰使勿遣
是時也先無狀使來即乞黃紫織金九龍紵絲及金酒
器藥材顏料樂器佩刀諸物每使至輒千餘人出入驕
悍敢毆守衛人掠財物至騎入長安門都督昌英好語
阻之不聽及遣出塞又捕掠而還虜因東結朵顏西交
哈密脇結赤斤蒙古往往窺塞下人曰肅愍數語聞者
吐氣 四年虜遣使察占等二千八百七十六人貢馬貂
鼠皮 詔賜宴禮部正副使二十二入陞都督都指揮

使指揮千戶等官賞金脂金帶九釵花金帶九素金帶
三花銀帶一其餘賞織金絲表紵絲二萬六千四百三
十二疋絹九萬一百二十七疋衣靴帽萬計仍 勅也
先求答使不許七月沙不丹殺普化也先遂自立為可
汗十月遣使哈只馬貢貂鼠銀鼠皮書稱大元田盛大
可汗田盛猶華言天聖也末書添元元年中言往元受
命今得元位盡有其國土人民傳國王寶宜順天道遣
使和好庶兩家共享太平又致殷勤 太上皇 詔議
答書時給事中林聰言也先不敢輒稱可汗使覘中國
若輒從其稱長縱逆賊仍其故號激怒犬羊乞 勅其
來使歸語也先以華夷之分順逆吉凶之道庶不失國

體給事中徐正亦請遣往諭如其稔惡不悛我乃申罪致討安遠侯柳溥言也先弒篡所謂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者若從其僞稱是與其弒主也答書宜仍稱瓦剌太師否則絕其使彼犯我邊塞即興師致討 詔再議廷臣言可汗乃北狄酋長之常稱答書宜稱為瓦剌可汗稍示羈縻時禮部郎中章綸言可汗二字在中國固為戎狄酋長之常稱在戎狄則為皇帝之位號今若因而稱之彼以為中國天子且稱我為可汗誇示群酋群酋畏服無復携貳益窺中原後禍未測仍其故稱彼必慚怨益肆侵擾均為不可莫若 賜勅封為敬順王或稱為瓦剌王廷臣又言稱可汗便給事中廬祥李鈞路

壁等爭請仍稱太師 上曰也先雖鴛鴦亦能敬順朝廷宜如議稱瓦剌可汗仍敕沿邊城守戒嚴是時也先新立恐諸酋不從意在通好中朝貢市徃來然數年間 賞賜虜酋亦不下百萬云 天順初年也先荒酒色又所為多殘忍部下生心平章哈刺向也先求為太師不與而以其弟平章阿失帖木兒為之哈刺怨遂襲殺也先諸部皆分散立其子小王子時孛來腐王子為雄又弒小王子入寇陝西 二年春正月安遠侯柳溥與孛來戰敗績是冬孛來寇神木縣延綏守將都督僉事張欽禦于柴溝斬獲甚衆虜又入安邊營欽分兵連戰于野馬澗等處俘其將鬼里赤援獲駝馬兵伏倍之

捷聞進欽都督同知佩征虜副將軍印總延綏慶陽諸路
兵 四年秋八月孛來寇大同直抵鴈門忻代總兵高
陽伯李文避不敢出京師民大擾虜又入宣府大學士
李賢言于 上曰京師宜出軍于紫荆倒馬二關駐劄
非欲與之對敵一則安撫人民一則使彼知懼不敢深
入 上然之遣都督顏彪駐兵紫荆關馮忠駐兵倒馬
關已而虜大有獲去而復來遂 勅二將俱出鴈門虜
聞之退去 五年六月孛來寇迤西涼州莊浪等處遣
總兵仇廉領兵自蘭州過河遇虜截殺敗績虜遂渡河
大掠關隴震動尋 命懷寧伯孫鏜兵部尚書馬昂統
京營兵萬七千河南山東兵六萬西征會曹欽及不果

八月學士李賢請起前都御史王竑侍郎白圭禦虜虜
尋引退是時孛來衰大酋毛里孩阿羅出少師猛可皆
與孛來相讐殺遂立脫思為王虜中言脫思故小王子
從兄也於是毛里孩阿羅出孛羅忽三酋始入套爭水
草套虜盤據為患自此始矣已而阿羅出結札加思蘭
孛羅忽結毛里孩各立黨出入套中我漢人被擄去及
罪人走塞外者又為之嚮道遂攻堡圍墩深入內郡殺
掠人畜 成化元年九月虜大入延綏巡撫陝西都御
史項忠寧遠伯任琦巡撫延綏都御史盧祥合兵禦之
虜敗走 二年札加思蘭殺其黨阿羅出遂併其衆以
結滿魯都入河套滿魯都自立為可汗而以札加思蘭

為太師 五年九月索羅忽兒加思蘭入榆林寧夏大掠至于環慶固原十二月毛里孩也烈忽寇陝西總兵劉聚擊敗也烈忽時虜諸酋任套安為巢穴廷議搜套會大臣失策而罷自時近邊人畜無歲不被虜擾已而膚酋相猜初兒加思蘭以女妻滿魯都後兒加思蘭欲謀殺滿魯都代為可汗知衆不從又欲立幹赤來為可汗滿魯都索幹赤來兒加思蘭匿不與遂相讐殺 十五年滿魯都殺兒加思蘭併其衆明年入寇榆林塞大抵成化間賊寇為強小王子次子並陰結朵顏伺塞下反復相殘不能久留內地後滿魯都衰遂不知所終是時把禿猛可王太師亦思馬因知院脫羅干遣人貢馬

弘治中把禿猛可死阿反立其弟伯顏猛可為王伯顏幼國人恐太師專遂不復設太師久之小王子部落火篩最強悍 十年火篩寇大同宣府日漸跋扈遂與小王子爭雄數擾近邊 十四年正月火篩擁衆入榆林塞八月入花馬池塞大掠固原自後虜寇關隴輒自花馬云 十七年六月兀良哈結小王子寇邊小王子遂稱求貢否且深入謀言虜諸酋期分道並犯黃裏黃裏云者華言京城也是月虜寇大同 上銳意討虜太監苗達力請出師劉大夏力言不可遂止 正德改元起楊一清總制 清請復守東勝據河套水草之利逆瑾惡而罷之 十年閏四月朵顏通小王子部落入蘭

谷塞遂

殺恭將陳乾是時小王子三子長阿爾倫次阿着卜孫次滿官嗔太師亦不刺統阿爾倫遜入

海西西海之有虜自亦不刺始也阿爾倫長子卜赤次

也明皆幼阿着稱小王子子二長吉囊次俺答阿着死

衆推立卜赤稱亦克罕有衆七萬分五大營曰好陳察

罕兒曰召阿兒曰把郎阿兒曰克失旦曰卜爾報可卜

赤居中屯牧五營環衛之又東有岡留罕哈爾填三部

岡留部營三其酋曰滿會王罕哈部營三其酋曰猛可

不郎爾填部營一其酋曰可都留三部共有衆六萬居

沙漠東鄙與朵顏為鄰南部酋曰把答罕柰曰失喇台

吉有衆五萬西部酋曰應詔不曰阿魯禿斯曰滿官嗔

應詔不部下分十營曰阿速曰哈刺嗔曰舍奴郎曰孛

來曰當刺兒罕曰失保嗔曰入兒厥曰荒花旦曰奴母

嗔曰塔不乃麻舊屬亦不刺亦不刺遁海西遂分散唯

哈刺嗔一營僅全阿魯禿斯部下分七營舊亦屬亦不

刺今從吉囊合為四營曰孛合斯曰偶甚曰叭哈思納

曰打郎衆至七萬滿官嗔部下分八營舊屬火篩今從

俺答合為六營曰多羅土悶曰畏吾兒曰兀甚曰叭要

曰兀魯曰土吉刺衆可四萬諸種中吉囊俺答最強出

入河套寇延寧宣大諸處南有哈刺嗔部營一酋把答

罕柰衆可三萬哈連部營一酋失刺台吉衆可二萬居

宣府大同塞北有兀良罕營一故小王子北部也因隙

叛去至今相攻又西為瓦刺可五萬人世與土魯番為

鄰

讐諸虜雖水草遷徙不定然營部皆有分地不相亂
嘉靖中吉囊俺荅最爲邊患 八年十月大掠榆林寧
夏塞自後邊報無虛歲時虜酋青台吉哈刺台吉那林
台吉皆屯牧塞外出沒宣府之境 十九年八月薊州
撫臣奏朵顏酋革蘭台結北虜且併力侵邊 朝廷令
撫臣諭革蘭台 二十年俺荅乞貢不許 二十一年
吉囊死子板不孩居套中小王子不及見台吉駐威寧
海上是時俺荅糾數酋經朔州破鴈門掠太原京師戒
嚴 二十九年八月俺荅遂入漁陽塞犯京城駐天壇
直抵德勝西直門八陵震竊未幾大獲而去特 詔練
習京兵

鄭端簡公北虜考云嘉靖初如楊一清王廷相胡世寧
王瓊輩邊防頗飭以故虜亦未大爲患自癸巳大同叛
卒出走虜尋遣大臣撫之益北走幾千人後虜中擇便
捷輩多與牛羊帳幙令爲僧道丐乞入調我邊西至甘
涼東出山東或入京師凡地里險易兵馬強弱撫鎮將
領勇怯利害盡走告虜吉囊俺荅如庚子二酋入塞大
同顧與虜約無掠我人畜我亦不復闌若虜喜嚙指折
箭至秋竟越大同抵鴈門度寧武入山風都交城掠殺
人畜萬計大同軍有得虜掠我輜畜名買路錢大同巡
撫史道總兵王陞幸無事若不聞聞亦不問大同軍遂
驕悍不用命宣府總兵白爵調援亦不肯戰夫若斯則

所以嚴內外者安在乎夫邊卒曰哨曰邏正以嚴之也
使得隱身入調又假之脫虜自全爲幸則亦焉用彼鎮
守爲也考又云虜攻鴈門山西撫臣陳講告急大同撫
臣史道匿不以聞講疏言達賊深入省城未遭挫衄延
住腹裏尤爲可駭我兵追逐不滿八千大同援兵雖至
遣之督戰觀望不前詢問虜中歸正人皆言賊多華人
鄉導議入本兵謗曰虜且退矣明年虜入大同塞總兵
丁暉戰死以樊繼祖總督宣大軍務虜至不出已而山
西遊擊將軍周宇戰死虜遂至省城南掠人畜萬計吉
囊纔去俺荅又入二十一年二月言官交章劾繼祖竟
不罪歸田陳講史道爲民是時起翟鵬總督宣大偏保
及山東河南軍務已而時宰惡鵬直會鵬乞兵糧內批
罷鵬革總制官專責大同宣府山西保定龍大有楚書
劉臬劉隅四巡撫夫若斯則邊將之選亦甚踈矣夫築
壇而拜授鉞而行固冀其有所攘却以靖我邊陲也而
碌碌焉坐資待遷其何以能使夏人之戒邊乎考又云
甲午秋吉囊大掠塞上八月始自退時總督尚書唐龍
奏捷言斬虜首四百五十四級兵部以王越封伯例請
勅給事中覈竟以功報陞賞有差巡按御史又劾總兵
劉文冒功掩罪不問庚子秋虜數萬入安邊定邊陝西
總制尚書劉天和率精兵九千駐花馬池天和爲虜隔
逾月奏不至既而告捷言斬虜首五百卒張奴兒殺吉

囊之子虜諸酋大哭遁去加天和太子太保叙一子錦
衣正千戶陞賞三鎮文武吏士凡千餘人張奴兒陞世
指揮僉事內閣以謀謨世加少師翟鸞少保本
兵以曲盡方略致收世一子錦衣副千戶
二十一年虜大興世賞銀千兩陞不
次他酋三百陞三級夫若斯則功賞輕而捷級皆涉欺
罔而已蓋覈功者竟報則覈之者未必真冒功者不問
則冒之者無忌謂之捷級必其身親矢石斬虜陣中而
收之也謾報謾賞互爲文致人皆曰此可以機智勢力
而得者誰肯捐身於對賊之時以覓他日之榮報乎考
又云東平一年秋俺答青台吉吼蠟哈哈刺漢及叛人
高懷智李天章各擁萬衆越太原列營汾河東西散掠
上黨平陽我師連營真相攝觀望不肯戰偏帥張世忠
起管約戰諸將閉營不相援賊以騎三千餘圍世忠
忠憤曰諸將獨不念血盟耶世忠傷虜天下馬步戰
且火藥盡呼曰我軍被圍戰苦諸將竟不相援國憲天
刑寧汝逭耶遂戰死夫若斯則練兵亦何爲哉俚言養
之千日用之一旦國家費不貲以膳不耕之輩今且
告危民在水火而不肯出死力則平日亦不須爾坐食
矣是兵貴練尤在軍令嚴使兵識將意也善戰之將斬
一人狗有不肅隊者乎

嘉靖間虜吉囊駐牧河套近延寧俺答近大同山西老

把都近宣府各衆十餘萬時寇邊 二十九年俺荅
入犯薄都城脅求通貢不許 三十九年巡撫李文進
總兵劉漢率兵襲擊板升總督葛縉以捷聞先是大同
右衛邊外由王城舊城而北經二黑河一黃河歷三百
里其地曰豐州崇山環合水草豐美叛人丘富趙全李
自馨等居之築城建墩宮殿宏麗開良田數千頃接東
勝川號曰板升板升者華言城也富等以白蓮妖術教
虜入寇製鈎竿攻城具時俺荅引衆而掠閱二年留千
騎守老弱夏徙大青山口外避暑惟富等不徙文進與
漢謀部分參將王孟夏麻录等五十三人率銳卒三千
人馳進漢與趙奇以重兵分二哨營于玉林隘焉後

孟夏等疾馳至彼昧爽鼓噪奮擊斬首八十三級生擒
七十六人焚其宮室餘衆奔匿時富隨虜北徙趙全匿
墩上虜騎大至我兵引退還渡黑河且戰且却尋與大
兵會翌日入邊往返凡五日事聞 上悅亟加陞賞

隆慶四年俺荅孫把漢那吉來降 詔授官職厚撫之
俺荅私念那吉屢請不得遂執板升叛人趙全等以獻
請贖還那吉因乞封貢許之把漢那吉者酋婦所鍾愛
也以郤于俺酋挾其妻聞人邊總督王崇古留之邊吏
謹曰此孤豎無足重輕宜勿留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俺
荅即急之因而爲市諭以執送叛人趙全等還我乃優
遣以慰其舐犢之愛而制其命其弗急則我因而撫納

如漢質子法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酋老且死而黃台
 吉執不能盡有其衆然後以居者公蠶秩置塞外其與
 黃台吉媾則兩利而俱存之弗媾則以師助之外以博
 興滅扶危之名而內收其力議甚壯而廷臣譁然以為
 不可俺酋婦恐我戕其孫日夜涕泣俺酋亦日夜悔且
 念乃以款來而擁十萬衆壓境三崇古因諭以存卹恩
 而要其縛叛示信酋婦感且悅曰昔臣與官誓孫吾且
 啣臂盟世服屬無貳奚有于行爾土對也其市馬如
 約而諸虜亦貪漢財物願我黑威且婢且得叛人獻
 闕下誅之封俺酋為順國和官國真北封比屬
 國而俺弟老把都駐牧上當鞏神首八十三盛耻與

俺荅合盟上谷諸節帥務以餌中之飽其欲于是利漢
 財從俺荅上表通貢封其父子官有差老酋益驕時有
 所挾以要財貨無等老酋死其子故誣為中國所殲索
 賂乃已而少子滿五大者桀驁叵測盡有其父鐵騎時
 時近塞為患將帥竭力啖之匿不以聞論虜款功王崇
 古以 太子少保加少保部尚書世襲錦衣千戶
 賜蟒衣白金飲至告 廟群臣遷賞如例 俺荅之初
 封也 賜勅印今約束諸部落其弟老把都其子黃台
 吉等并各部皆授以都督指揮千百戶等官每年一月
 以二月為期貢由小王子故道馬不過五百疋內選上
 馬三十疋督撫代進餘留邊給軍夷使不過一百五十

名俱留大同應得 賞賜差官齎發軍門頒給邊鄙稍安 五年套虜吉囊子吉能因俺答求貢 詔授吉能都督部下頭目量授指揮千百戶每年貢馬二百疋內選上馬二十疋送宣大軍門類進餘馬及夷使數十名俱留延寧 賞賜亦差官齎給仍許開市諸酋貢者六枝一老把都後爲青把都台吉等一黃台吉等今爲扯力克等一永邵卜大成台吉等一元慎打兒漢台吉等一合羅氣把都兒台吉等一吉能後爲把都兒黃台吉等今爲卜失兔阿不害等皆統于順義王俺答開市凡十一處在大同者二曰得勝口曰新平曰守口在宣府者一曰張家口在山西者一曰水泉營在延綏者一曰

紅山寺堡在寧夏者二曰清水營曰中衛曰平虜衛在甘肅者二曰洪水扁都口曰高蒲寨歲以爲常市各二日每月又有小市 六年貢市夷人一百五十二名 萬曆元年增至四百五十三名二年增至五百五十七名題准行該鎮督府量加節制俺答死黃台吉嗣王更名乞慶哈扯力克嗣封龍虎將軍

按通貢互市之禁 世宗明 詔甚嚴邊鄙初至舉朝諠譁而崇古毅然任之于外拱與居正主持于中遂替襄成事以苟免三十年戰爭之苦似爲得策然市則費財戰則損兵利害亦略相當惟中原膏血歲爲桀虜所朘削而邊軍日困邊政日弛且貢市之日胡漢雜蹂無

復睦眈已巳庚戌之變不可不預防也

兀良哈

兀良哈本春秋時山戎地在永平之北南接大寧境秦爲
遼西郡北境漢爲奚首所據東漢征敗之走匿松漠間
後魏之先復居於此號庫莫奚後服屬契丹元爲大寧
路北境風俗與契丹同所產多馬橐駝之類 皇明太
祖初創錦義建利諸州隸遼東遂即古會州之地設大
寧都司營州等衛以爲外邊所謂北平行都司也修築
山海關至古北口以爲內邊 十四年封寧王於此
二十一年東夷遼王惠寧王朵顏元帥等各遣使入貢
願內附爲我外藩 二十二年夏四月詔以兀良哈之

地置三衛于橫水之北曰朵顏曰泰寧曰福餘以降胡
脫魯易察兒撒兒奚阿札矢里各授都督指揮官以統
之三衛分地自全寧抵喜峰口近我宣府鎮者曰朵顏
衛自錦義歷廣寧至遼河界曰泰寧衛自黃泥窪踰瀋
陽鐵嶺接我開原鎮者曰福餘衛自錦義渡遼河至白
雲山爲大寧皆逐水草無恒居三衛朵顏最強分地又
最險其貢路入自喜峰口而市則在遼東防其變也後
竟叛去仍附蒙古勅令每歲朝貢而已 成祖靖難三
衛赴義有功 永樂初割大寧地與之徙寧王于南昌
改行都司于保定爲大寧都司又增置卜剌罕衛今東
起遼陽西距西海冶皆其境也仍令三衛歲一貢貢百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人父之每貢至千餘人邀我賞賚其承襲不分直僞俱稱舍人云 宣德時嘗出喜峰關入漁陽擊敗虜于寬河 正統初又叛遂侵盜東北關諸塞索鹽米賞賜國家始設都指揮或都督鎮守喜峰密雲驗放貢 九年竄伏迤北時出擾邊朝廷命成國公未勇都督馬諒陳懷領兵三道出號二十萬至全寧擊敗福餘抵虎頭山遇泰寧朵顏又破之已巳之變福餘大寧實爲也先嚮道 景泰四年兀良哈貢使往來實爲瓦剌間諜 詔自後使至伴二三人入京餘不得輒入 成化四年與北虜毛里孩通侵天城 弘治中守臣張友張瓊燒荒出塞掩殺之邊釁遂起蓋非復如永樂初矣部落既蕃

陽順陰逆累肆侵盜 正德時朵顏都督花當脅求添貢子把兒孫最驍勇遂深入擄掠動稱結親迤北恐中國乙亥把兒孫入馬蘭谷塞殺叅將陳乾 朝廷遣都督桂勇往討把兒孫遣扯秃等請貢馬贖罪又謾言射林孛羅幹兒路阿刺忽旦夕且糾諸部大舉入寇是時勇亦幸其降遂班師未幾入寇叅將魏祥出禦全軍覆沒把兒孫死革蘭台又爲衆所推服遂入寇漁陽諸小關堡皆殘破 嘉靖二十一年壬辰九月巡撫王大用欲厚賂朵顏城其霧靈山不果是時酋阿堆哈利赤數入建昌喜峰太平諸塞殺掠人畜革蘭台又乞陞官兵部言大用喜事請以毛伯溫代以大用出漁陽巡撫伯

溫至鎮虜益盜遠邊人不得耕牧辛丑革蘭台挾北虜
求添貢貢衛三百人不許請二百人亦不許遂投塞下
輒云結王子旦夕大舉入塞會俺荅吉囊侵大同深入
太原不得已許其補前貢失期者二百人丙辰九月叛
人白通事道朶顏侵薊州塞巡撫許論擒通事斬之以
功陞一級丁未北虜道兀良哈入寇遼東兀良哈又結
海西建州出入遼東西塞下庚戌北虜直抵京城多三
衛人從之觀輿地圖云兀良哈與北虜交婚陰爲嚮導
明爲外衛實肘腋之隱憂庚戌之變豈非殷鑒哉 三
十年辛亥仇鸞知泰寧福餘二衛弱欲擣其地以爲功
會督臣何棟力諫以止入貢如故至是言其畏虜徙濶

夾牆宜撫回原衛駐牧不然亦宜安插棟曰朶顏三衛
國初各有分地朶顏分山海關以西古北口以東薊州
邊外駐牧泰寧分廣寧境外福餘在開原境外遼河左
右駐牧數年前北虜小王子打來孫一部侵駐三岔河
泰寧以仇殺避入夾牆今已久復故地其遼東屬夷苦
虜患者多二姓部落隨水草遷徙無常非可安插累遭
虜患終不外二宜加撫綏有功者陞賞如朶顏例 詔
曰可按三衛夷其俗喜偷剽時入漢北盜馬三四人驅
千百匹虜覺則降事之爲向導至婚子女詛誓相媾而
貪 中國賜十歲來朝撫之厚則以夷情告我迫則毆
入虜信則隨其計善處之則可以爲間雖藩籬失而耳

目猶在也

女直自混同江至京師二千五百里

女直古肅慎也在開原北混同江東東瀕大海西接兀良哈南隣朝鮮北至奴干兒漢曰挹婁魏曰勿吉唐曰黑水靺鞨號渤海後為契丹所攻渤海浸弱黑水漸強遂為金鼻祖之部落初號女直後避遼興宗諱改名女直臣屬于遼部族散居山谷至阿骨打始大易部建國曰金滅遼設都于渤海上京至海陵改為會寧府金亡歸元元設軍民萬戶府五鎮撫北邊曰挑滑曰胡里改曰幹朵憐曰脫幹憐曰孛苦江分領混同江南北水達達及女直之人有合蘭府水達達路以總攝之俗有狗車

木馬輕捷而便

二者止可水雪上行

野人數種習俗各異連州稍

類開原舊俗其腦温江上自海西下至黑龍江謂之生

女直略事耕種聚會為禮人持燒酒一魚胞席地歌飲

少有忿爭則彎弓相射可木以下以樺皮為屋行則馱

載止則張架以居養馬弋獵為生其阿迷江至散魯江

頗類可木乘五板船疾行江中乞列迷有四種性柔刻

貪狡捕魚為食着直筒衣暑用魚皮寒用狗皮不識五

谷六畜多狗耕田供食皆用之乞里迷去奴兒干三千

餘里一種曰女直野人性剛而貪文面椎髻帽綴紅纓

衣綠綵組惟袴不裙婦人帽垂珠珞衣綴銅鈴射山為

食暑則野居寒則室處一種曰北山野人乘鹿出入又

一種住平土屋屋脊開孔以梯出入卧以草鋪類狗窩
 苦兀在奴兒干東人身多毛戴熊皮衣花布親死割腸
 胃曝乾負之飲食必祭三年後棄之其隣有吉里迷男
 少女多女始生先定以狗十歲即聚食惟腥鮮其山有
 長白山橫亘千里高二百里其顛有潭周八十里南流
 為鴨綠江北流為混同江東流為阿也苦河又有太山
 者俗甚敬畏之過者不得洩汚以物盛去有熊罷豹狼
 皆不害人人亦不殺之所產其富其貴者曰赤土真珠
 金亦有粟麥檉葵菜之類 皇明洪武初遣人招諭
 成祖永樂元年又遣將領舟師至江上召集諸酋豪餌
 以官賞於是野人東旺佟答哈刺王肇州瑣勝哥四酋

率眾降九年始設奴兒干都司一以四酋為都督都指
 揮 賜勅印小酋為指揮千百戶鎮撫等仍其俗各統
 落之令三歲一朝貢遂置建州毛憐必里兀者虎兒文
 等衛所一百八十四兀者托温等所二十速温河等地
 面五十八設別里真等站凡七又置馬市于開原城給
 賞塩米布以羈縻之俾保塞不為寇當是時意在撫綏
 顧建州毛憐本渤海氏遺孽頗有華風若熟女直完顏
 遺種之在海西與生女直居黑龍江者不相降日事讐
 殺諸夷皆善射馳獵好盜又左右二衛最無賴江夷以
 此有阿哈婁得悍狡自相雄長大抵東北諸夷建州處
 要害居中與諸夷勢聯絡相犄角五嶺喜昌石門險隘

人騎不得成列人視咽喉歲久虜始生心 正統末遂
附也先寇遼東西 景泰諸酋多死也先之亂失去
賜勅以故子孫不得請官遂以舍人入貢賞宴亦減虜
始怨忿思叛 成化丙戌酋董山糾衆入寇 詔武靖
伯趙輔爲總兵官都督王瑛封忠副之左都御史李秉
監軍率兵五萬討之山降械京放歸廣寧 丁亥秋九
月進兵直抵虎城會勦時朝鮮亦遣中樞府知事康純
魚有沼南怡等以兵萬人逼彼東走我兵進擣賊巢遂
擒斬俘獲虜指揮若女等千人其指揮張額的里率妻
子乞降 幾諸夷憤欲報山雙言相約入寇 庚寅冬巡
撫都御中 誼以兵出遼陽塞 命指揮崔勝擊之虜

大敗奪其馬疋器械輜重衆遁去 戊戌誼致仕陳鉞
巡撫遼東時中官汪且用事邀功外夷鉞媚直會虜人
塞殺掠人畜鉞欲誘殺進貢夷人以掩已過由是夷人
大譁其酋刺達等大舉 虜邊明年遣兵部侍郎馬文升
撫定黑鎖忒諸酋虜亦 并解散 正德癸酉海西加哈
又叛 嘉靖乙巳巡撫 少敖以減賞物夷人大恨數入
塞殺掠大慘已而胡宗 代敖不能禦降以 劄參議
李珏代巡撫 戊申虜 兀良哈諸女直寇遼東珏又
論罷遼東大困昔稱異 不可化訓懷服蓋如此 萬
曆二十九年十月兵部 劄劄遼總督萬世德順天巡撫
李願奏夷酋悔罪叩關 乙復貢賞 賜議處以示羈

縻以安疆圉事為照伯曰無道一旦狂逞挾撫賞已
 而猝擾青山竊窺三嶺共駕驕甚矣即盡革其賞閉關
 永絕如所云明示不恭以犯之罰豈不足以彰國威
 而懲驕虜哉科臣之參良為有見但虜與犬羊無異難
 以中國之法盡繩而彼衣冠多端執有長昂之例可援
 今既悔罪輸誠鑽刀說誓况諸酋頭目代為認罪獻還
 先次掠去人口且督撫道將再四議處講析經年今議
 將本酋原革撫賞量裁其半以懲其屢次入犯之愆量
 復其半以慰今日叩關之請雖不大為創艾亦足稍示
 羈縻既經督撫會題及科臣抄參前來相應酌議覆
 請恭候 命下移文蒞鎮督撫衙門將伯牙二十四年

秋起二十六年秋季止五次貢賞未革其二十六年冬
 季起二十八年冬季止五次貢賞照依先年事規准令
 于開賞之後先補進二貢今秋明秋帶復三貢至于二
 十九年係見年貢賞撫賞俱依准于原賞關口支領至
 于應放丁應發家人人口并責令獻還悉如所議有旨
 伯牙兒既悔罪叩關判誠是實姑准都減半貢賞該督
 撫還嚴加體察若有共心仍行致討永不聽款毋得徇
 情濫給余依擬
 鬼國等以後諸夷皆遼金元史所載 皇明無考今並錄
 于後以備參閱

鬼國

世祖至元十七年詔討維氏鬼國命以蒙古軍六千哈刺
章軍一萬西川藥刺海萬家奴軍萬人阿里海牙軍萬
人三道並進

回鶻

回鶻即回紇唐德宗時改為回鶻言其捷勢如鶻也嘗以
公主妻之宋宣和間嘗入貢尋恐為邊害詔禁之遼時
貢獻不絕間亦請婚不許

轄戛斯

遼太宗天顯六年西南邊將以慕化轄戛斯國人來穆宗
應曆二年景宗保寧八年嘗遣使貢

室韋

遼太祖時黑車子室韋以八部降尋復叛計破之太宗時
嘗進白鹿又貢名馬後頻來貢穆宗時黃室韋與大黃
室韋小黃室韋俱叛聖宗以後頗為共命

霫

遼太祖親征西部奚及東部奚皆平之盡有奚霫之地

沙陀

遼太祖嘗討沙陀降之天顯時以沙陀從征渤海有功加

賞

奚

遼太祖嘗討奚平之置奚墮塊部太宗時奚王勞骨寧率
六節度使朝貢奚鈿勃德部進白麋聖宗時罷奚五部

歲貢麋鹿并諸部貢物

敵烈

遼太宗與穆景之世歲來貢至聖宗時敵烈八部屢殺詳
穩以叛雖就招撫輒復叛寇烏古部節度使蕭普達嘗
討叛命敵烈滅之有酋長頰白來貢馬駝興宗以後復
叛寇掠群牧後遼主為金所逼歸於其部耶律大石乃
有其地

木不姑前考無

遼太宗時嘗來貢至聖宗之世而諸部皆叛興宗時其酋
長復來貢自是始絕矣

烏古前考無

遼太祖征烏古部以烏古奚為圖慮涅離奧畏三部太宗
時常來貢穆宗時烏古叛掠居民財物又掠上京北榆
林峪居民遣林牙蕭幹討之大敗其衆聖宗以後叛服
不一至天祚之世而入於金

五國前無考

五國與隈烏古部共節度使遼聖宗統和二一年耶律注以
所轄諸部難制請賜詔給劔仍便宜從事許之興宗時
五國酋長各率其部來附貢方物道宗時五國部阿里
部叛命左夷離畢蕭素飈討降之仍獻方物歲貢不絕

遼時西北諸夷部屬小

遼盧骨統和十九年貢達盧古太宗三年貢疑即達盧骨

四 以重熙十二年置回跋部詳穩都監其部長兀迭臺
扎等嘗來朝貢獻不絕

阿里底會同四年貢

于厥里天顯十一年會同四年俱貢統和時詔止以馬牛
入貢

頗里大安十年頗里八部來寇擊敗之壽隆元年八部酋
長來附二年進馬

拔思母最遠之夷重熙十九年貢

盟娘改太祖三年進牽車人

查只底太平七年查只底部民四百戶來附

幹郎改應曆十三年幹郎改進花鹿

鐵不得重熙十七年乞以本國兵助攻西夏不許

要里會同時來貢

賃烈會同時來貢

素撒會同時來貢

耶覩刮壽隆元年幹特刺討耶覩刮捷五年討又捷六年
耶覩刮寇西北路乾統二年幹特刺討捷

斜離底

素昆那

達里底

梅里底

粘八四

沙

婆離重熙十七年

八部及維董虎韜等內附

吾獨婉清寧八年吾獨婉惕隱也禿曷等乞歲進馬駝許之

惕德太安十年貢十二年酋長胡德斯領所部來降詔復舊地壽隆五年酋長禿的來貢

與里統和二十一年入貢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八終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歷代道家總紀上

上古赫胥氏之治也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九洛泰定爰脫囷於潛山即天柱第十四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于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赫胥曜迹于潛山黃帝飛輪於鼎湖是也

廬陵羅氏泌曰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昔者周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秦之秦王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明皇又繼之是何耶考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

而 出於不足皆欲也祿位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
貴者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
者名而所無者壽耳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
能致者僊也抄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
方士將求仙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
壽愈不可得也雖然黃帝之所為不在是赫胥氏之所
為亦不在是也方東方朔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仙
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
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臚言
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群臣自嘆曩之愚惑為
方士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川有言天子惟不可彊為
也必先知道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躓
矐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仙乎予不得而知予悲大
求仙者之喪其欲也故詳為之說云

之要詳見列仙

或問荆山經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群臣
追慕靡所構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
墓守之一應神仙之傳至於儒書亦莫不然而夫子紀
其為死豈其然耶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於程子曰
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
庭乃採銅首山作大鑪為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

下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力顛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官奉之以長號故名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甚矣世之好譎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官攝者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鳥鳥之異於雲其甚易辨也曷足相感召而賓使之耶此其必不然也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湯上浮而下沉故爲百神之宗爲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採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爲大鑪者

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關而心術之變此之謂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群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哭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恠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

之鑄九其造爲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決群
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於上聖人
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從而引
之以歸於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見西王母賓於昭宮

按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
石反山川移城邑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

又且易人

神居無幾何謁王同遊化人

之宮王以爲清都紫微鈞天樂帝之所居是以居數
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

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炫不所及之處仰不見
得視音響所

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

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

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

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園變化之極疾徐之間

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驂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俄義

守字王車則造父爲御音素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

黃而左踰輪左駮盜驪而右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爲御

奔戎爲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
 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河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
 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
 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
 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均平吾願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
 野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
 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

秦 始王二十八年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言海中
 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童男女
 入海求神仙不死藥從之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

求美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說始
 皇曰臣等求奇藥仙者常弗遇類有物害之者人主時
 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
 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凌雲氣駕日
 月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澹願上所居宮毋
 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也於是令咸陽之旁二百
 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
 之各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幸梁山宮
 從山下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言于丞相丞相
 後損車騎始皇曰此中人泄吾語捕當時在旁者盡誅
 之後莫知行所在 徐市等入海求神仙藥數歲不得

費多恐譴乃詐曰蓬萊藥可得嘗為鮫魚所苦不得至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今上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至榮城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至平原津而疾崩于沙丘平臺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曰昔秦始皇死中多枉死者橫道有鳥如鳥狀啣草覆死人面當起坐而自活有司奏聞遣使者齎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有不死之草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本可

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否乃使徐福發童

男女各三百人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福道士也字君房

胡一桂曰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壽

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術中之至遣徐市率童男女入

海時為微行以避惡鬼幸梁山而捕殺中人卒致山鬼

持璧捐館沙丘所謂長生不死者今安在哉

漢

高帝初張良始遇黃石公授以秘書後恒導引不食穀

及封

留願棄人間事從赤松子遊

曹參為齊相國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膠西蓋

公善治黃老言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避正堂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九
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大治稱賢相焉

文帝十六年上郊祀涇陽五帝廟以方士新垣平爲上大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新垣平言闕下有寶玉器而使人持玉杯獻之刻曰人主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更以十七年爲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出鼎後有上書告垣平所言皆詐下吏治誅平是後上亦怠於鬼神之事涇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往焉

劉氏曰文帝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壇塲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爲主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爲日月之累一書垣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

武帝元光元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爲巧發竒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爲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上親祠竈遣方士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久之少君病死上以爲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迂恠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嘗以語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因使刺固丞皂人

謬思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是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丘氏曰天之主宰曰帝天之神苴尊於昊天上帝也人君居天之位為天之子則當主天之祭其所當祀者一帝而已武帝聽奸人之言舍圜丘之位而開八通之鬼道舍冬至之月而用春秋二時果何所據哉雖然此猶天之神也後世尚佛道二教躋人鬼於天帝之上何居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上自帷中望焉於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漸衰乃為帛書以飯牛佯不知而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怪

上識其手書遂誅之 征和二年武帝幸安定西湖月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席以其非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子狀似狸而色黃命國使以呈帝見使者抱之以其羸細禿粹惟其所貢之非也問使者曰此物可弄何謂猛獸使者對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八旬不休青雲凝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將有好道君我王故搜奇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拊猛獸乘毳車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潤遙途辛苦谿路於今七十三年矣神香起妖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魔鬼此二物實養生之要助政平化豈圖陛下反不之貴乎

是臣國古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非有道之君也
眼多視則淫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
則奢侈未有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帝恨使者言
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人四出尋訪
不知所之後元封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千百亡者大
半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
氣經三月不散於是信其爲神物也乃更秘錄香復一
旦又失之檢國封印如初無復有香也帝逾時懊恨不
禮待使者是置方朔之遺語自愧求少君之不勤慚孫
卿之復去向使厚待使者必有益也

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帝御承華殿有一青鳥來自西
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
有二青鳥侍傍帝與朔居朱雀窓中窺王母以桃七枚
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花一千
年結實指東方朔曰此兒三偷桃矣

元鼎二年春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爲之上
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王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四年春
樂成侯下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
誅文成乃以樂大爲五利將軍大敢爲大言處之不疑
見上言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
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而仙人可致也然臣師
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從者令

爲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爲五利將軍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賫金十萬斤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令立白茅上受以示不臣上親幸其第令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大竟坐誣妄腰斬樂成侯亦棄市夏上幸雍齊人公孫卿說上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曰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鳴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心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若脫屣耳卿爲郎五年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往視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主入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仙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可致也上從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以望幸焉

元封元年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從官在下聞若有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與方士傳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帝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陞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爲神籍祠夜若有光晝有白雲出封中上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上

既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群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神仙將自至上乃還是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上因公孫卿言見神人於東萊山乃幸東萊留宿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惟采芝藥以千數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敬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尹氏曰武帝為求仙而建栢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祠越祠之類又作蜚廉柱觀通天莖臺又有明堂建章明光之作綱目備書所以著帝之失為求仙者戒

天漢三年上封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時方士候神人者終無驗上益厭怠然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四年祠人于郊門宮居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之歌

征和四年正月上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仙而大風晦冥海水沸湧留十餘日乃還 三月上見群臣言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自今有傷害百姓者悉罷之田

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無顯功請皆罷之上曰大鴻臚言是也於是悉罷遣方士是後每嘆曩時愚惑為方士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已

宣帝神爵元年上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後以京兆尹楊敞諫悉罷尚方待詔

時諫大夫劉更生獻淮南鴻寶死秘方言黃金可成今尚方鑄作不驗坐罪當死上奇其材得減罪論

成帝永始二年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得待詔者其衆祠祭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

天地之性者不可感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諸蚘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死之藥遙興輕舉黃冶变化之術者皆奸人惑衆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溢溢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奸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新莽二年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又種五梁禾于殿中各順色置其方向先鸞鶴隨璫瑁犀玉等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云此黃帝穀仙術

東漢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館之苦縣祠老子
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九年帝
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於是百姓稍有奉者後
遂轉盛

晉 吳諸葛玄有仙術吳王重之於方山為立觀

王弼何晏皆崇尚老莊謂六經為糟粕一時士類效之並
祖玄虛范甯嘗論其罪深桀紂

哀帝好黃老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
不聽服藥過多中毒不能親政

符秦 僞建元時禁老莊圖讖之學

宋 文帝元嘉十五年使丹陽何尚之立玄學

齊 東昏侯時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步虛品經六十四
篇

梁

武帝大通五年正月有事南郊先是南郊令解滌之等到
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而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
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變

武帝太子繹嘗於玄圃自講老莊尚書令何敬容謂人曰
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
亦將為戎乎

元帝承聖三年八月講老子於龍光殿十二月魏于謹圖

城講猶不輟百官戎服以聽

穎川庾承先玄經釋典靡不該悉郡辟功曹不就乃與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於五臺山鄱陽忠烈王嘗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答皆得所未聞大通三年往從劉慧斐於荊州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

陳

武帝永定二年廣州言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丈所通身潔白衣服

後王積明二年有神自稱老子遊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

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醪酬之經三四年乃去

陳時吳郡錢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清河張譏講周易老莊而教授時吳郡陸元朗周孟博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守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皆傳其業

後魏

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朝郎董謚因獻服食仙經數十篇于是置仙人博士立仙方煮煉百藥封西山以供其薪永令死罪者試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將修焉太醫周滄苦其煎採之役欲發其事陰令妻貨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

之給曜資用爲造靜堂於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爲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憊乃止 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爲說之在坐莫不祇肅惟毗陵王順獨坐寐欠伸以此得罪

太宗踐太祖之業亦好黃老

世祖燾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常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爲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場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

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手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當感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迎致謙之弟子以宗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人

按史稱謙之於神瑞二年十月己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宮上表天曹稱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

新科之誠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誠自天地開闢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整道教除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有斯事專以禮度爲首而加之以服食閉鍊使十二人授謙之服食道引口訣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師李譜文來臨嵩岳方銷鍊金丹靈英八石玉漿之法皆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又言一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次天覆天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爲翼從牧土命謙之爲子與群仙結爲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

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爲延真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魏史臣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資萬類上處玉京爲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爲飛仙之主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轅於峨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

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說如此之文不可勝記其爲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爲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十有二百弟子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赤水竒方竅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銷災滅禍故好異者往往尊事之

按道士之名不知所自始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逸人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審此則是名自周而已有之

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爲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爲金銀其爲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略叙道家爲諸子神仙爲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爲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丘氏濬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
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天官符籙等事東漢

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于民間未盡傳布天下也至是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辟穀脩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真經檄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謙之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主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

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為三其尤悖者謂道士為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萬乘之君僅得以為天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為天師彼道陵謙之之徒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為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是理哉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 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自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而淫巫邪說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與

太平真君二年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寇謙之謂魏主曰
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
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
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
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
諫曰天人殊道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
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丘氏濬曰書人君受符籙始於此

時有京兆人常文秀隱于嵩高徵詣京師太武曾問方
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惟文秀對以幽昧難期遣與尚書
崔順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又河東折纖好相人拜

為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喜二邵道引修養年百餘歲神
氣不衰常農閭平山博覽百家應義旨可聽欲授之官
辭不受扶風魯祈遭赫連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
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欲河東羅崇之常餌松柏不食
五穀自稱受道于條山太武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
云條山仙人具道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往
來行百餘步遂窈有司以誣
妄請治罪非待賢之意赦之

文成興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登受籙圖禮畢曲赦京師
班賞有差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

續文獻通考 卷之三十三
孝文太和十五年移道壇于都南桑乾之陽岳山之陰永
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仍名爲崇虛寺召諸州隱
士員滿九十人其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
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行祠壇之禮至武定六年
有司執奏罷之

中山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搜掘得
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略者亦篋盛以還
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
餘多患入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
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
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

爲上大夫頻陽絳略聞喜喜且邵道引修養年百餘歲神
氣不衰嘗農墾平山博覽百家應義旨可聽欲授之官
辭不受扶風魯祈遭赫連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
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欲河東羅崇之常餌松栢不食
五穀自稱受道于條山太武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
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往
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穴行百餘步遂窮有司以誣
妄請治罪太武以非待賢之意赦之

文成興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登受錄圖禮畢曲赦京師
班賞有差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帝幸道壇親受符錄曲赦京師

孝文太和十五年移道壇于都南桑乾之陽岳山之陰永
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仍名爲崇虛寺召諸州隱
士員滿九十人其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
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行祠壇之禮至武定六年
有司執奏罷之

中山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搜掘得
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略者亦篋盛以還
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
餘多患入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
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
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

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
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
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
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
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
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清河崔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
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
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
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後周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等

討論其經典微義 建德元年辛亥都觀御法座講說
公卿道俗論難畢還宮時封道士衛元嵩為蜀國公

宣帝大象元年四月大醮于正武殿十月幸道會苑大醮

以高祖武皇帝配 四年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三

卷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道

經有三十六部時令之 北齊杜弼姓好名理探味玄

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注老子道德經二卷上之表略

謂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九聖論行也清淨柔

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高

祖咨詔謂旨極精微言窮深妙勅殺青編藏之延閣

隋 煬帝大業八年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煉金

丹帝為之作嵩陽觀所費鉅萬誕云應用石膽石髓發

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男女膽髓各

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

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

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乃而祖也詔於其地立

廟

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

啟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

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九年廢老子法尋即復

太宗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得疾太子請度人入道后曰死

讀文獻通考 卷之三百三十五 三頁七分

生有命非智力所移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疾民皆上素所不爲奈何以我一婦人使上爲所不爲乎 十一年帝幸洛京詔道先釋佛時沙門智實上表進諫固執不奉詔杖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 貞觀末王玄策使天竺得方士那邏邈娑婆寐自皇壽二百歲有不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分馳天下采恠藥異石

外國亦有好道教者貞觀末東天竺王尸鳩摩嘗獻異物并地圖請老子象

尉遲敬德晚節嘗餌雲母粉爲方士術延年

高宗顯慶二年遣天竺方士娑婆寐歸國寐嘗自言有長

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彼云藥成欲服時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復斷食再服藥遣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骨始得長生遍觀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嶠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白改於前矣安能長生意未及行而死 麟德二年車駕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爲太上天玄元皇帝 總章元年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僞僧法明者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爲作華言化之耶胡語化之耶若作華言胡人未善必作胡語矣胡語旣傳此土須

假翻譯未審化胡經于何朝代翻譯于是道流無能應者有勅搜聚天下化胡經焚之

烏荼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先帝服那羅遜娑婆寐藥大漸之際明醫不知所爲殷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上元元年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詔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潘師正事王知遠爲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嘗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勅在逍遙谷作門曰仙游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乙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令道合禳祝俄而霽咸亨中爲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復營宮還道合墓開其棺見骸折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爲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卒無他異

時道士衆多李嶠上書曰今道人私度者幾十萬其中高戶多了富商大賈詭下臺符羸名僞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治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爲名時以方士鄭普思爲秘書監葉靜能爲國子祭酒普思靜能皆以妖妄爲上所信墨勅授二人桓彥

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制令皆依貞觀
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
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
死則秦皇漢武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得之矣
堯舜所以為帝王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
國上皆不聽 二年制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時缺

附太平公主
授鴻臚卿

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制以洛州相王府宅為太安國觀十
二月上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太后之
福欲為造觀諫議大夫竇原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
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

宜加進斥不聽 補闕辛替否亦上疏曰太宗撥亂反
正開基立極官不虛受財不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
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克溢蠻
夷率服享國長久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
棄祖宗之業徇中宮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
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民之食以養貪殘
剝民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衆叛親離享國不永禍
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
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
族帝氏之家而不去帝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
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帝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

齒群凶今乃不改其所爲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
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時韋奏韋嗣立俱諫實懷貞
獨勸成之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各置一觀仍
以金仙玉真爲名

按公主入道者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

昌公主安康公主 時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

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爲
金紫光祿大夫太清觀主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
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爲安肯勞
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爲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

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
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許之 四月勅自今
無緣法事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齊行並進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參軍鄭銑未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
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
好度爲道士 八年六月道士葉法善卒制曰故道士

馮臚卿負外越國公葉法善體應中仙名升上德謀參
隱諷事宜弘益可贈越州都督法善三世爲道士皆有
攝養口卜之術自高宗則天屢召入宮問道睿宗即位
稱其有冥助功尊寵莫與爲並 九年三月置石柱于
景龍觀今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依蔡邕石柱三書體寫

老子道德經十三年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十四年岐王範薨帝手寫老子經爲之祈福九月制曰玄元皇帝仙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于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仙近日廟庭屢形佳瑞祇慶載深其令本州擇精誠道士七人于羊角廟中潔齋焚香以崇奉敬十八年十月命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迴質侍講學士宗正少卿康子元贊善大夫馮朝隱等於三殿侍講道德經侍中裴光庭等請編入史策宣示天下

十九年五月置五岳真君祠廟各于岳下選德行道士數人焚香灑掃初司馬承禎上言今五岳神祇皆山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請立齋祀之帝從其言其形像制度令承禎推按道經創意爲之二十年四月勅曰五岳先置真君祠廟朕爲蒼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選精誠道士以時設醮及廬山使者青城丈人廟並准此祭醮二十一年正月制曰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尚書論語策二兩條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弘益化原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頒三省以成朕懷侍中裴光庭請編入國史以示將來從之二月逸人張

果就徵自言有神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銀青光祿大夫號玄通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帝爲立樓霞觀

按集仙錄曰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者尸解也有未殮而失其尸者有衣存而形去者有髮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爲上夜半解者爲下向曉向暮去者爲地下王此皆得道之差降也又有劔解水解火解諸說此皆誕言以欺後世殊不足信

尹氏曰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仙術堯時爲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爲何如哉嘗怪世之好異者於浮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爲欺誕可知矣况堯時未聞有謂侍中之官使果有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略無聞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浮海求之於時方士交騖天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爲銀青光祿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惟此徒誣世取寵皆見矣况未幾而遂死乎

十二月待講學士陳希烈等講尚書周易道德莊列畢裴耀卿蕭嵩等皆請付諸史官頒示天下從之 二十二年十月勅今月十四十五是下元齋日停宰殺漁獵

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月十月起十三至十五並宜禁斷 二十三年三月親註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制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丞相蕭嵩等奏請編入史冊藏之秘府從之 六月嘉州峨眉山醮壇有神燈徧照祥蜂群萃成響 二十四年八月成都道士於龍興觀設齋發揚御書道德經請降中使親王宰相及朝官行香并獻蔬食許之 九月贈故道士王友貞為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以道士尹愔為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特賜朝散階愔上表懇辭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就職先是已置玄學

博士至是又置崇玄署令道士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給程時計天下道士七百七十六受老子經以上給田三十畝僧尼受經戒准此 二十六年正月親迎氣于東郊畢制天下寺觀大小各度一七人擇灼然有經業戒行為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十二月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陛下欲巡幸渭北夢玄元皇帝沮之是日果烈風大起際暮方定伏望宣示百僚頒示中外帝手詔報可 二十八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于此地置玄元皇帝廟及崇玄學 二十九年正月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

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生于當州
縣學士數內均融量置令習道德經及莊文列子待習
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由
州長于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是月亳
州奏玄元皇帝廟中之井湧氣成雲五色相映二月
帝謂宰臣曰洪州人鄔玄宗往在文明年中傳玄元皇
帝旨告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因茲
淪喪自非忠義過人孰能若此宜追贈以慰泉壤乃贈
玄宗隸州刺史仍授其子瑗一官三月亳州奏老君
廟九井先涸自奉詔增修觀宇九泉皆湧及枯樹復榮
四月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

使求得之於藍屋迎置興慶宮

五月帝夢玄元皇帝

告以休期命有司圖畫真容分布天下所在道士皆具
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日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用充
齋慶之費八月陵州奏開元觀老君真容見儀像分
明道士數十人皆見久之方隱請頒示天下從之命
有司于興唐觀設齋自內迎玄元皇帝真容于觀宰臣
以下百官悉行香有慶雲見牛仙客李林甫等上表賀

九月御興慶門數親視明道德經及莊文列子舉人

仍親發策問時有姓于彥斬能元載等策入第各授之

以官十二月策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

以來常轉本濟經其四大齋日每有官齋之日常令講

誦庶澤及無害稱朕意焉時皇太子奏曰臣弟兄奉恩
旨共造太玄觀庶憑神力求保聖躬望精選二七人度
爲道士許之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門之南有物
如璿家牛忽變成青牛事係仙瑞請頒示中外許之
時宋州人姜撫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太常卿
韋緇祭名山因訪逸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
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復鬢則長生可致藤生
太湖最良帝遣使取之以賜中朝老臣擢撫銀青光祿
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旱藕餌之延年狀類
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後民間以酒清藤飲者多暴死
撫內慚請求藥牢山逃去

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
藏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寶符
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時人皆疑寶符同
秀所爲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玄元皇帝云載
符在武城紫薇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倬知
其詐案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 二月乙酉置
玄元皇帝廟辛卯親享于新廟京城斷屠宰是月詔史
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 三月追號莊子爲
南華真人所著書爲南華真經李林甫請文子號通玄
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其數子並
隨號稱經從之 四月詔曰前習業人等以玄言卷數

非多列在小經之目今後天下應舉除崇玄學生外自
餘所試道德經宜並停仍令所司更詳擇一小經代之
其道經爲上經德經爲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
凡在遐邇知朕意焉 六月詔今後國家制命表疏簿
書及所試制策文章有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字者並
一切平闕宣示中外 九月詔兩京玄元廟改爲太上
玄元廟天下准此 十一月詔令天下道士等待至今
歲轉經訖各于當觀設齋慶讚仍取來年正月一日至
年終已來依前轉本濟經兼令講說其所設齋慶讚亦
宜准此庶使遠近蒙福如朕意焉

時賀知章嘗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爲道士還鄉里
詔許之以宅爲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爲放生
池有詔賜鑑湖剡川兩幼子亦聽爲道士

華州吳筠舉進士不中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
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玄宗嘗問道對以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
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
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
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見惡於力士而
斥故其文章深詆釋氏

二年正月追尊玄元皇帝爲大聖祖玄元皇帝兩京崇
玄學改爲崇玄館博士爲學士助教爲直學士更置大

學士員又義陽郡築玄元皇帝宮獲玉石真人獻之
三月親祀玄元皇帝廟追尊帝母益壽氏曰先天太后
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為先天太皇其玄元宮改為上
清宮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改
為紫極宮兩京宮內道士取先抽有道行者一七人自
餘于新度人中簡擇取添滿三七人為定額仍各賜近
城莊園各一所并量賜奴婢等其道士女道士先令司
封檢校不須更隸宗正寺所置崇玄署宜停每聖祖宮
有昭告改用卯時每三元日宜令崇玄館學士講道德
南華等諸經群公百辟咸就觀禮其崇玄館大學士宜
賜物一百匹學士賜六十匹直學士四十四匹宮內先配

住道士各二十四宣布中外令識朕懷

初太清宮成命官人于太白山采白石為玄元聖容與
玄宗聖容並立皆衣王者袞冕之服繪采甚麗

五月蘇州刺史劉長裕奏新作玄元皇帝宮有九井自
然羅列在宮院差池塔宇洞徹常盈汲用不竭宛合醮

宮九井之數望宣付史館頒示天下從之 九月詔譙

郡紫極宮宜准西京為太清宮先天太皇及皇后廟

並改為宮 載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于開元觀開元

寺以金銅鑄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術士方嘉慶言遯

甲神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從之 是月楊貴

妃乞為女冠號曰太真

四載正月上調宰臣曰朕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
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
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
守護群臣表賀望編簡冊宣示中外從之 三月崇文
館學士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伏見太清宮道士蕭從
一云今日五更欲于殿上焚香行至三清門忽有一片
紫雲從空下兼有異常音樂忽然如夢身心驚駭見空
中有異人兼仙童玉女謂曰我是玄元皇帝可報吾孫
汝是上界真人今侍吾左右吾冥使天匠就助成功訖
長衛護汝受命無疆災害自除天下安樂言訖隨雲氣
便入殿門請宣付史館從之 四月詔今後每于太清

宮諸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其告獻祠及所
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上奏 七月
蜀郡上言道士鄧紫虛投龍設醮于江潭有夫蛇長一
丈自潭游出文采五色異常其蛇上又有慶雲紛郁望
編史冊從之 乙卯詔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南華等
真人猶稱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亦宜
以道德經列諸經之首其南華經不須編在子書即令
集賢院詳審改定應舊號并科目訖其宣付有司仍頒
示中外

五載正月太清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昨緣告獻大
聖祖宿齋時日抱戴紫氣又今日告獻後有些紫雲從殿

上起向東南飛光照清宮色蓋仙宇久而不散二月
陳希烈奏謹按高上本紀大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
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齋之日請同四月八日佛生
辰准令休假一日從之十二月巴東郡興山縣之巴
東公山有石自開中間有石室及天尊儀像幢蓋侍童
皆自然具足

六載正月詔補天下諸觀人數缺少者仍令所在長官
精加試揀勿使踰濫五月詔晉瑯琊王公府舍人楊

真人護軍長史許真人丹陽上計掾許真人及後漢張
天師梁貞白陶先生並令有司審定子孫以嗣直教天
師冊贈太師貞白冊贈太保凡天下有洞宮山各置壇

祠宇每處度道士五人並取近山三十戶蠲免租稅差
科志供灑掃諸郡有自古得道升仙之處每處度道士
二人或三人永修香火其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
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葺灑
掃天下靈山仙跡並禁斷樵採七嶽山林學道之士不
得恐動以廢修行十二月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
宮朝元閣於是改爲降聖閣改會昌縣爲昭應縣見昌
山爲昭應山封山神爲玄德公仍主祠宇以時祭享
八載六月王芝產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等上
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王福壽之符命王
鉞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

堯元皇帝親奉冊禮 閏六月內出一切道經令崇玄館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內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郡一大觀持誦又詔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儀像與四真人列侍左右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命星洞改為佳祥洞即其地置祠宇仙人臺下置一觀兩京并十道于一大郡亦置一觀並以貞符王芝為名每觀度道士七人修住香火 十二月啟聖宮琢玉造聖祖大道玄元皇帝真容及帝真容

九載二月吳郡太守林詳上言所部造貞符王芝觀於李樹下發得聖祖真容不勝大慶請宣付史館許之華陰郡奏白鶴見于西岳五福峰甘露降大羅峰之醮壇

白鹿見于大羅峰駕鶴領衛叔卿得仙處請宣付史館從之 二月詔丹陽郡江寧縣擇勝地置觀度道士七人 十月太白山王元翼上言玄元皇帝降言寶仙洞中有妙寶貞符詔刑部尚書王倂等獲之 十一月制今後每親告獻太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時土遵道教莫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十載四月帝於內道場親教誦道士步虛聲韻道士玄辯等奏謝 六月為五聖寫道德五本于大清真宮與唐東明龍興觀各置一本仍各賜絹五百匹以申齋慶

八月黔中郡上言紫極宮慶雲見斬春郡上言天長觀

至石蓮華座上產紫芝一本七莖
十三載二月親獻上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大
聖祖高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又以休祥頻見太
清宮道士各賜物三十段道門威儀王虛齋賜物五十
段陪位大德各賜二十段

十四載四月道士王虛貞奏贈洞微先生十月御註
道德經并義疏分示十道各令傳寫以付宮觀

十五載九月帝在蜀令道士于闕人廟修醮壇有蛇見
于廟前頭有肉角山上明燈自然光照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通化郡土言玄元皇帝真容見
二月詔天柱山老君廟改為啓聖宮
乾元元年四月

內出皇帝寫真圖自光順門送太清宮諸觀道士都人
皆以裯車幡花鼓樂迎送
二年十一月殿中監成國

公李輔國奏大明宮三殿前設河圖羅天大醮其夜及
辰有龍見于御座褥宛轉鱗甲脚跡遍于褥上
三年

王璵驟得政奏置太乙壇勸帝身見九宮寺帝由是專
意他議不能奪
初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

事廣修祠祭璵專以祠中帝意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
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外悵駭帝嘗不豫太卜建言

崇在山川璵遣女巫乘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
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美而

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儉狡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左

震晨至館請事門鏹不啟震怒破鏹入取巫斬庭下悉
誅所從少年籍其賊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與
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時李泌好神仙嘗導引不食穀肅宗自燒梨與之賡詩

曰不食千鍾祿惟食兩顆梨

寶應二年代宗初群臣上尊號改元大赦制河南河北

偽度僧尼道士並與正度

代宗廣德初術士李國禎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

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天地婆父祠

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為堂室給

百戶掃除有詔從之昭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為有七

不可且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上天必貽

向背之責帝從之 大曆三年七月增置崇玄學生滿

百人 七年二月光天觀道士檢校殿中監冲虚先生

申甫上言請下制戒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許之 四月

甫又上言玄貞觀光天觀並載先帝聖謚請至諱日各

于其觀行香從之 八年正月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

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七人三

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九年四月肅宗忌日度僧尼道

士凡二百餘人 十一月潤州上元縣石頭城新置大

曆太乙之觀選道士七人住持 十二年十二月詔天

下仙洞靈迹之處禁樵採 十三年七月新作乾元觀

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遠之福上資肅宗也其地馬磷卒時表獻遂命爲觀以乾元名焉 帝誕日諸道爲老子浮圖解禱事常來請皆還之曰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則諸寺寫經造像焚幣埋玉何以賞賚且飯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帝悅

德宗貞元五年三月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容俗客居住屋宇破壞各隨事修葺

時姜公輔以直諫忤旨嘗詣陸贄求官贄密謂曰竇丞相嘗言爲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爲道士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朔親薦享于太清宮 六年上嘗與

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具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克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八年七月命中尉

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其觀北距禁城因是開復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千石充道教之費 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

仙圖像經法舉以賜興唐觀 十三年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鎛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得爲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爲人主喜方士

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爲人主致長
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十四年柳泌自
台州驅吏民採藥歲餘無所得懼而逃入山中浙東觀
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鏗李道古保護之上復遣待詔翰
林服其藥日加燥渴

時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
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以及文武享國壽
考皆用此道也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果有神
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貴之門以大言
自銜竒伎驚衆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
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

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飲藥臣先
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久上怒貶潏
爲江陵令

澤潞節度使李抱真晚好神仙餌方士孫季良藥彌覺
困憊乃絕之季良曰俛得仙何自棄也乃復餌竟卒

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以內庫錢一百貫賜太清宮道士
人一千四年上餌金石之藥而疾作

時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
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
偏重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
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

陸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而求之不已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幸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食兼給茶絹有差已已以道士劉從政為檢校光祿少卿賜紫衣并號昇玄先生二年道士趙歸真說上以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師館之禁中山亭李德裕諫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而慮今所得者皆迂恠之士使物淖水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其藥者

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旣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豈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慰悅矣息元果誕謠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書工省狀為圖以觀終帝世無他驗三年三月命興唐觀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為翰林待詔敬宗以四月被弑文宗立五月捕道士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服流于嶺表賜浙西送到絕粒女道士施于微紫衣一襲絹六百疋錢器二百事令中使送歸本州命內官張士清押領光順門進狀山人杜景先赴淮南浙西湖南嶺南等道訪求藥術之士仍賜景先衣一襲絹

三十疋 賜興唐觀錢二萬貫充道士劉從政修院
九月命兩街供奉道士趙常盈等四十八於三殿修三
羅大醮道場 十月以太清宮道士趙歸真充兩階道
門教授博士

京兆柳公綽節度武昌時有道士獻丹藥公綽問所從
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曰藥自賊境來雖驗何
益即棄藥而逐道士

磁州崔玄亮晚好黃老清淨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命宣武軍節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
清宮使仍委漸加修葺以時致敬 開成二年正月召
麻姑山女道士龐德祖自錄其室門留止王晨觀

武宗以開成五年五月即位二月勅十五日玄元皇帝降
生日宜為降聖節休假三日 會昌元年帝受法籙於
趙歸真拾遺王哲諫坐貶 三年四月築望仙觀於禁
中 四年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上好神仙歸真
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
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
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
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時歸真
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及元超
至與劉玄靜及歸真等膠固同毀釋氏于是拆寺之請
行焉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之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瞿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孔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共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五年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為光祿大夫克崇玄館學士
今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籙左補闕劉玄謨上疏切諫
元靜為河南尹曹後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月

初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乃詔罷正旦朝會賢妃王氏見帝不豫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煉丹言我得不死盧澤油稿獨憂之 六年宣宗末十月帝受三洞法籙

宣宗大中十一年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集至長安上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許之 十三年太醫李元伯治丹劑以進帝餌之疽生于背崩懿宗立收元伯誅之 帝嘗問輔養術於韋澳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惟妄祈帝問遠之不聽卒以此致殞

僖宗廣明二年初朝廷督高駢平賊駢縮氣悵恨部下多
散去鬱鬱無聊乃篤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
命歸駢駢信任之用之刻青石爲奇字曰玉皇授白雲
先生高駢密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
公焚修功著將補直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
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又欲以兵威
脅制諸將請募駢勇萬人號莫耶都駢即以張守一
及用之爲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慮人泄其奸謀乃謂駢
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
耳駢乃屏姬妾謝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
見之必令先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

昭宗龍紀元年初劉巨容能燒藥爲黃金田令孜求其方
不與恨之至是見殺滅其族

哀宗天祐二年四月太清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請改
爲太清宮從之 十月司天臺奏星文變現請于太清
宮建黃籙道場從之

時成德節度使王鎔以房山有西王母祠可求長生每
出遊連月不返

後唐 莊宗同光三年五月帝出師北門兩謁聖祖玄元
廟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左補闕趙明吉上言天下宮觀久失
崇修其兩京宮觀有公田乞免科率俾充齋糧以給正

名道士從之 九月宗正卿李賞上言四方凡有玄元
皇帝宮殿處請依舊修飾從之 三年正月書奏玄
元皇帝降聖節舊休暇三日會昌元年勅休假一日伏
請準近勅從之 四年十二月勅所司于上清宮依舊
造牌額懸掛兼京城內全真觀仍改名崇道觀亦給換
牌額 長興四年七月帝遠豫小康召道士二十人于
中興殿為金籙醮七日而罷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河中修五老觀

晉 高祖天福四年五月廢華清觀為靈泉觀 九月召

道士崇福大師張薦明錫以繒布 五年五月賜張薦

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雕上印板命學士和凝

別撰新序冠于首卷頒行天下

漢 隱帝乾祐三年右補闕蘇德潛請禁止道士携妻孥
在道宮以汙清虛傷教法也

周 世宗仍稱顯德三年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

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

山仍令本州以時存問 五年六月出御衣六百餘事

錢四十萬羅縠百疋分賜兩階僧道令增修寺觀

蜀 蜀王建永平元年時唐天祐十年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

夫 綱發明曰既曰道士而俾以諫議名實自相戾矣

于光庭乎何誅

蜀主衍乾德五年甚出輿鬼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于王

局觀設道場

閩王陳王璘永和元年以陳守元爲天師建寶皇宮居之
守元誑璘曰寶皇命王小避其位後當爲六十年天子
璘欣然遜位其子
閩王昶通文三年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
數千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事皆林
興傳寶皇命決之

南唐 唐王昇升元六年初唐王鉅方士丹寢成躁急嘗
問道士王棲霞何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
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鱗嗔飽喜何論太平至是疽
發背謂子璟曰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二十九終

續通志卷之二十九

四十五

